

文

化

中

国

边缘话题

主编◎乔力 丁少伦



# 离合兴亡

文人情怀《桃花扇》

车振华/著

济南出版社



文

化

中

国

边缘话题

主编◎乔力 丁少伦



# 离合兴亡

文人情怀《桃花扇》

车振华/著

济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合兴亡:文人情怀《桃花扇》/车振华著.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3. 3

(文化中国/乔力,丁少伦主编. 边缘话题. 第3辑)

ISBN 978-7-5488-0751-3

I. ①离… II. ①车… III. ①《桃花扇》—戏剧研究

IV. ①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2166 号

策 划 丁少伦

责任编辑 张所建

装帧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250002)

发行热线 0531-86131730 86131731 86116641

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8毫米×230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84千字

定 价 39.00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调换。联系电话:0531-86131736)

# 离合兴亡

文人情怀《桃花扇》

车振华/著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乔 力 丁少伦

副主编 宋义婷

编 委 孙鹏远 张云龙 屈小强 武 宁  
武卫华 洪本健 赵伯陶 潘 峰



主编人语

中国传统文化悠远深沉、丰厚博广，犹如河汉之无极。对历史文献的发掘、梳理、认知与解读，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借以丰富坚实的史料，佐以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倚以现代的思维和理性的眼光，立以历史的观照与文化的反思，将某些文化精神进行溯源与彰显，以启发读者的新审美、新思考和新认知。

何谓“文化中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化中国乃以弘扬中国文化为主旨，以传承中国文化为责任，以求提升中国民众的人文素质。而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传承，需要新的努力；传统文化解读与现代意识反思之间的纠葛与交融，需要新的形式。正如陈从周先生在《园林美与昆曲美》中所说的那样：

中国园林，以“雅”为主，“典雅”、“雅趣”、“雅致”、“雅淡”、“雅健”等等，莫不突出以“雅”。而昆曲之高者，所谓必具书卷气，其本质一也，就是说，都要有文化，将文化具体表现在作品上。中国园林，有高低起伏，有藏有隐，有动观、静观，有节奏，宜欣赏，人游其间的那种悠闲情绪，是一首诗，一幅画，而不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走马观花，到此一游；而是宜坐，宜行，宜看，宜想。而昆曲呢？亦正为此，一唱三叹，曲终而味未尽，它不是那种“蹦蹦跳跳”，而是十分婉转的节奏。今日有许多青年不爱看昆曲，

原因是多方面的，我看是一方面文化水平差了，领会不够；另一方面，那悠然多韵味的音节适应不了“嘞嘞”的急躁情绪，当然曲高和寡了。这不是昆曲本身不美，而正仿佛有些小朋友不爱吃橄榄一样，不知其味。我们有责任来提高他们，而不是降格迁就，要多做美学教育才是。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亦如陈从周先生所言之“园林”与“昆曲”，正是以展示中国文化此种意蕴与神韵为己任的。

何谓“边缘”？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降落民间，走向大众，体现了对大众文化和下层历史的更多观照。由此，“大历史观”下的文化研究，内容日趋多元化，角度渐显层次，于是，那些不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或散落在历史典籍里的，但却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或事，日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丰满了历史的血肉。对于这些人或事的阐述与解读，是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透视与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意义亦甚为厚重而深远。

何谓“话题”？《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文化解读的别样文本，讲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采用“理含事中，由事见理”的写作风格，由话入题，由题点话，以形象化、生动化的表述，生发出个人新见和一家之言。这种解说方式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绝不戏说杜撰，亦非凿空立论，正是现如今大多数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讲述方式，呈现出学术与趣味的统一，“虽不能至，固所愿也”。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第三辑共计五种。然而，它却与此前已经面世的第一、第二两辑，表现出颇为明显的类型性差异。换句话说，即第三辑不再像以前那样，择取某些历史文化人物、事件、现象或横断面为关注题材，自拟书目以叙写我们的重新发现和特定的认知理解，而是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宝库的一些文学作品所生成——其实，这种显著的不同，也更充分体现在《文化中国》另一并列的系列《永恒的话题》已出

版过的几十种书上面。在这里，固然也循例述说相关文学作品的缘起、流变、思想内容及影响，评论其艺术特征、审美理想，但是，它却并非文学史性质或相应作家作品研究的专题著作。

要言之，本辑与大型丛书系列《文化中国》的总体旨趣、撰写取向仍然相一致，据此以阐发、析论这些古典戏曲巅峰之作（是可谓“极品”）所贯注的某种文化精神，那深层所含蕴勃动着的、持续彰显出的时代意义（古代的和现代的）；并以之追寻那终极价值的认定，或参与到有关集体情感的繁杂艰难重塑过程里。“浩茫连广宇”，因时间而空间，上溯古人形象，下及读者群体，期待能臻达心灵深处的契合感应，接受我民族传统里本有的一种纯洁美好，日渐疏离那些世俗的浮躁和阴霾……

所以，依据本辑的主题，即它穿透漫长岁月编织就的重重云雾，却依然不变的那份恒久持守，便径直命名为“永远的青春与爱情”（这在《永恒的话题》和《边缘话题》两大书系中，则属另类专有）。因之它的整体风格面貌，也自然特别于此前的凝重端严或轻便闲适，转而趋向了热烈浓挚，不时流溢出蓬勃的生命活力与丝丝温润柔和情味，甚至还笼罩着一些纯净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也许是当下的“最稀缺资源”。简单说来，就是从所处时代氛围中，立足于现代人的视觉、意识去重新看待古典戏曲的那些人和事，由文学而及文化层面，作个体生命现象与社会人生意义的再解读。如果仍然以整个丛书所习用的依类相从的方法，这五种却又各有所侧重：

《西厢记》历来就被文学史、戏剧史家们激赏作“天下夺魁”，虽万口莫有异辞。它的情节美、人物美、意境美、曲词美，犹如“花间美人”，集众美于一体，是中国古典戏曲的辉煌标志。不过，《爱情范本：纯真明朗〈西厢记〉》还更关注其所创具的艺术范型意义，从其诞生后的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喜剧早已经从虚构的故事演变成为

人生的真实愿望，牢牢根植在社会大众心底，它“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鲜明主旨，至今也仍然能够让人们充分意识到人性的美好和自由的可贵，看清楚束缚人们的自由心灵、阻挠人们的纯真爱情、摧残人们的良善人性的势力是多么可恶可憎，更相信人生幸福必须要靠自己去争取奋斗。

《牡丹亭》描写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它与《西厢记》虽然同样关注个体生命之爱，但是，《痴情穿越：浪漫唯美〈牡丹亭〉》更强调了对生命尊严和个性自由的热切呼唤，张扬了青年男女对幸福爱情的执着追求，并认为剧中的这个“情”字，深刻触及社会的人性伦理、道德秩序，乃至其时代人格和艺术品格之坚持，实开启着“人情之大窦”。你看，那一灵未泯、人鬼抵死缠绵的曲折离奇故事，对所有的有形无形束缚羁绊的不懈抗争，浓墨重彩地渲染夸张青春与情欲之美，都抹去了《西厢记》的轻喜剧色调，涉及到更为复杂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在“妙处种种，奇丽动人”的艺术境界里，激烈冲撞伴随着浓挚灼热的情缘相共生。

向称“南戏之祖”的《琵琶记》与通常类型的爱情剧有显著不同，它并没有对男女恋情多费笔墨，却将夫妻之情融合在历史人生大背景下，就古代读书人的普遍遭遇，展现出一个典型的家庭悲剧。故而严格说来，将其视作婚姻类型的社会剧更恰切些。《真情持守：凄苦缠绵〈琵琶记〉》认为，综览此剧的立意主旨，或许是在于说明那个时代与世风，那些礼教观念和社会制度对个人命运的严密制约，对人自由自主的严酷压抑。所以，剧中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虽无一不备具美好的人性、善良贤德，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沉重感情纠葛却既非来源于本身，也更难以判断是非，遽作取舍。无解之下，也只能以相互退让，凭谦恭包容求得“大团圆”式的欢喜结局了。

至于《长生殿》和《桃花扇》二剧，则皆为那种基本上依托于或多或少的历史真实，且与国家政事密切关联交融，甚或直接推动决定了情节走向与结束的“准爱情”类型。在这里，情侣双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两个人各自的遭际命运，都无不受制约而被动于当时的军国政治局势和朝野上下某些事件的发生影响，而当事者本人却对自我人生道路的选择颇为无奈。《挚诚情缘：千古遗恨〈长生殿〉》尤揭示出此种“宿命”，尽管主角拥有皇家帝室的特殊尊贵身份，仍显隐不等地主导或参与到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捩中来。它紧紧把握住历史的主脉，再去全面梳理、分析这段史上最受关注、最为著名的情变故事，其超迈许多政治与爱情背叛的泥沼所建立起的挚诚恋情，却终至毁灭的曲折历程，那因多种可能选择组成的扑朔迷离的结局，以及“男女知音互赏”、“爱情背叛者悔恨痛苦”、“仙界团圆浪漫神秘”的新表现模式，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流传久远、已经佳作迭现的“李杨爱情”题材的最后巨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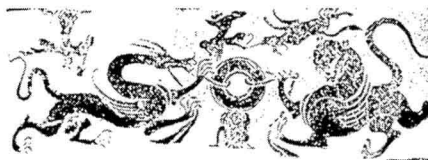
《桃花扇》也同样借取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作为男女主角，不过，与前者所不同之处在于，它只是对二人原先较为平淡短促的悲欢聚散经历加以渲染点化，用之贯穿勾连起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兴亡。那么，其篇幅所占比重自然便有限。《离合兴亡：文人情怀〈桃花扇〉》画龙点睛式地认为，爱情固然亦作为本剧之主线，但却并非以描写儿女私情为主旨；它着重表现的是南明王朝一载即败亡覆灭的始末本源，关注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不时流露出对故国的深沉悼念，浸染着浓重的家国意识。并特别指明，《桃花扇》的作者置身在异族入主中原的新朝伊始，犹及亲自见闻于前朝遗老风范与故都风物，且有意多所交接历览，故之那份种族兴替的巨大创痛、朝代更易的沧桑变感，也便会迥异于其他剧作者而更加切实深永了。

诗云：“鹤鸣于阴，其子和之。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洋溢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贯通着对优秀文化

传承倡扬的理想追求。它也依然循守这套大型丛书系列的整体体例和价值倾向，即根柢于可征信的确实文献史料，透过新时代意识的现代观照，出之以清便畅朗的“美文”与图文并映互动的外在形式，以求重新解读那些纷杂多元的历史文化话题及文学现象，就相关的人物、事件给出一些理性评说和感性触摸。所以，它因其灵活生动的巨大包容性，强调“可操作性与持续发展之张力”，已经形成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分若干辑陆续推出，以期最终构建起大众文化精品系列群。

乔力 丁少伦

于 2013 年季春之月



# 目 录

主编人语

引言 / 001

第一章 不落窠臼的爱情传奇 / 006

一、江南贡院与秦淮旧院 / 007

二、一段并不浪漫的邂逅 / 021

三、才子佳人一相逢 / 033

四、铁心石腹何愁冻 / 043

五、茫茫乾坤，情归何处 / 054

第二章 末世的救赎 / 068

一、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楼塌了 / 069

二、日日争门户，今年傍谁家 / 081

三、以史入戏，何妨点染 / 091

第三章 桃花扇影里的大忙人 / 105

一、骑墙的“热心人” / 106

二、阴险的词客 / 116

三、清客自有大担当 / 129

第四章 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

洪词 / 141

一、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 142

二、新词不让《长生殿》，幽韵全分玉茗堂 / 153

三、桃花香飘远 / 167

## 第五章 大起大落的圣裔 / 180

一、一位书生的落寞与发迹 /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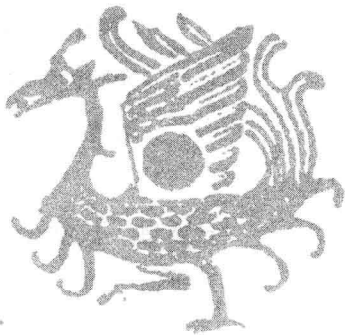
二、笔墨工于阅历多 / 192

三、故乡的狂鼓吏 / 203

四、罢官疑案 / 214

参考文献 / 227

后记 / 231





## 引言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富于代表性的文学体裁，即著名学者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宋元戏曲史》的序言中，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唐诗、宋词、元曲，已经与“春花”、“秋月”一样，成为国人心目中能给人美好想象的固定词组搭配，以至于让我们一时间忽略掉了在唐代还有散文，宋代还有诗歌，元代还有诗文。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该体裁在前代积淀的基础上，在这个时代正好发展成熟完备，而新鲜玩意儿最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热情，于是作者云集，各逞才情，把题材、意境和技巧几乎用遍，佳作自然不少。后人再怎么学，能另起炉灶、独辟蹊径的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是叠床架屋、人云亦云，很难再有新的发明了。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文学集大成的时期，无体不备，但最有特

001

离合兴亡

文人情怀  
《桃花扇》



WEN

HUA

ZHONG

GUO



色的应该算是长篇小说和传奇戏剧了。长篇小说自不必提,《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已经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甚至连由此改编的影视剧和参演的演员也红极一时。传奇戏剧的优秀代表,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不但有资格代表明清文学的最高成就,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传奇”,顾名思义,就是记述奇人怪事。此名称最早见于唐代,元稹所著的自传体小说《莺莺传》曾题名为《传奇》,之后裴铏所著的小说集也题名为《传奇》。后来“传奇”成为指称唐代新式文言小说的一个专用名词,如元代著名诗人虞集在《道园学古录》中说:“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可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盖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乐。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稹、白居易犹或为之,而况他乎?”明显将这一类有着共同特点的小说称为“传奇”。后人往往把朝代名也加上,称之为“唐传奇”。

在宋、元时期,“传奇”一词还被用来指称民间“说话”技艺的一种。如南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说:“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也是从宋朝开始,“传奇”与戏剧挂上了钩。它可以指称诸宫调,如吴自牧《梦粱录》卷20“妓乐”条云:“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它也被用来指称杂剧,如钟嗣成在著录元杂剧作家、作品的《录鬼簿》中感叹道:“右前辈编撰传奇名公,仅止于此,才难之云,不其然乎!”“传奇”也可以泛指戏曲,这大概与戏曲中多描写奇人奇事、铺陈悲欢离合有关。

大概从明代嘉靖年间之后,“传奇”又多了一层意思,成为一个专用的名词,被用来指称除了杂剧之外、以南曲为主谱成的中长篇戏曲。传奇戏剧的产生,与元末开始的戏曲活动中心由北方的大都(今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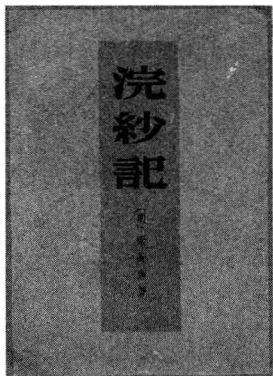
向南方的杭州转移有关。戏曲活动中心的南移，促成了北曲的南移；而北曲的南移，则极大地丰富了南曲的内涵，提高了南曲的品位，使得南曲转益多师，逐渐有了压倒北曲之势。于是，在宋、元南方戏文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传奇”这一较为文人化和典雅化的戏曲类型。

相对于杂剧通常只有短短的四五折，传奇的篇幅比较长，通常一部传奇有 20 出至 50 出。相对于宋、元时期流行于南方的篇幅同样较长的戏文而言，“传奇具有剧本体制规范化和音乐体制格律化的特征，而戏文在剧本体制和音乐体制上却有着明显的纷杂性和随意性。因此，就内涵本质而言，传奇是一种剧本体制规范化和音乐体制格律化的长篇戏曲剧本”<sup>①</sup>。

传奇戏剧体制上的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剧本分卷标出、“副末开场”、“生旦家门”、念下场诗等。传奇剧本分卷，并用“出”或者“折”作为剧情单元，每一出都有标题。全剧往往在正戏开始前，先有一场“副末开场”，由副末角色首先出场，念一阙或多阙常见的词牌，如〔西江月〕、〔满江红〕等，来介绍剧情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在正戏开始后，先由男主角即“生”出场，再由女主角即“旦”出场，先唱曲子，再念“定场白”，称为“生旦家门”。每一出的结束，都要由剧中人物念四句下场诗，来总结本出的剧情。这种体制上的规范化存在于大多数传奇戏剧，别出心裁以求标新立异的只有极少数。

从声腔来说，明代中期的南曲系统有所谓的“四大声腔”，即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各有自己的特点。大约在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等人充分学习其他声腔的优点，并广泛听取乐工和歌手的意见，对昆山腔进行了改良，创造出一种“启口轻圆，收音纯细”（沈宠绥《度曲须知》卷上）的“水磨腔”。在伴奏上，改造后的昆山

<sup>①</sup> 郭英德：《明清传奇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 页。



《浣纱记》

腔集合了南北曲的伴奏乐器，在昆山腔常用的箫管的基础上，加入了弦索、鼓板等，使得伴奏更加丰富，大大提高了昆山腔的表现力。

魏良辅之后，江苏昆山人梁辰鱼用改造后的昆山腔，创作出著名的《浣纱记》传奇。剧作的大获成功，也使得昆山腔声誉大起，取得了压倒其他声腔的地位。从此以后，昆山腔成为传奇戏剧的主流，400年来，轻轻柔柔、迂回徐缓的歌声响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的舞榭歌台，成为中国古典美的杰出代表。

在经历了明代剧坛的热闹之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有一部杰出的传奇戏剧横空出世了，这就是《桃花扇》。

《桃花扇》是一部历史剧，它“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著名复社文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悲欢，来反映明末和南明弘光小朝廷动荡的历史，在一片怀念前朝的气氛中，力图总结历史教训。《桃花扇》描写的是去已不远的故事，剧中人物实有其人，剧中故事也大多实有其事，但剧中又充满了作者的点染和加工。它以厚重的笔墨、沉郁的氛围，为我们描述了一段迥异于俗套才子佳人故事的爱情传奇。这段传奇闪烁着青春的光芒，在短暂的胸怀舒张之后，让我们为爱情的神圣和伟大而赞叹、而歌哭。这段传奇更是写满了历史的无常，布遍了政治的阴霾，在男女主人公被刺出斑斑血迹的脆弱爱情面前，我们感到的是步步惊心 and 面对着家国兴亡的无言之痛。

与故事同样传奇的还有作者孔尚任的坎坷经历。这位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在科举不第时，快乐并痛地隐居在家乡曲阜的石门山读书。